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青岛科技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清代实学美学研究

张传友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青岛科技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清代实学美学研究

张传友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清代美学,一言以蔽之,实学的美学、带有实学精神的美学。崇实黜虚是清代实学美学突出的审美特点。就清代实学而言,它的表现形式与以往相比确有其特色。虽然没有达到可以与子学、经学、理学并峙的哲思高度,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系统,但在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取向思路和审美特色方面足以与以往并列。其特色在于:表现面广、发展充分,几乎中国实学的各形态都有成熟的表现;有深度,具有直指人生最切实处、生活最本然处的劲头。明确标举这一时代的主旨或思想主流是实学,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所没有的。清代实学特别是晚清实学已经突破了儒学的框架,标志着中国古代实学的终结与近现代实学的开始。晚清实学中的经世致用与质测之学的方面已超出原始儒学、宋明理学的内在理路,逐渐与西方合流,这就标志着中国古代实学的终结。本书共四章,主要内容有:清代实学的历史渊源与美学品格、气本体论的美学建构、道本体论美学的建构与实学美学的“深度”退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实学美学研究/张传友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313-08951-9

I. 清... II. 张... III. 美学史—研究—中国—清代 IV. 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6700 号

清代实学美学研究

张传友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5.25 字数:215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8951-9/B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52621873

序 一

研究清代实学美学这一学术课题，可能遭遇两大困难：其一，清代实学的哲学本涵及其人文内在肌理怎样识读；其二，清代实学的美学在理论上如何可能。对此，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张传友副教授的《清代实学美学研究》一书，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启人心智的解答，无疑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新收获。

首先，该书对清代实学这一关系全书立论之基进行了条分缕析、有理有据的学术梳理与考辨。关于实学，国内学界一直存在理论分歧。其中，否认清代有实学者有之；误以清学即实学、实学即朴学者有之；言实学仅指儒学者有之；称实学而不包括中华传统自然国学与自晚明始由西方人渐之自然科学技术者，亦有之。凡此或可说明，关于清代实学这一学术课题的研究，总体上尚处于一个初始的学术阶段。尽管大凡后起者的研究结论，可能比往贤更妥帖、更全面，但后起者之可能的学术进取，包含了对前贤先哲的敬重与肯定。它推动了某一领域的学术研究的新发现、新创构。而更多的情况是，这一新的研究为学界提供了新的角度与方式。张传友的《清代实学美学研究》对于实学这一范畴的理论界定，由汲取、扬弃前贤与时人的种种学术之见而来，它也有赖于著者自己的严肃思考与新的发现。张著认为，所谓清代实学，“它或在宇宙本体论上承认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是具象的存在；或在道德人格修养上承认人格养成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或在知识论上承认人有能力去认识、了解外在世界；或在哲学本体论上承认我们精神的家园、终极的归属就在现世、生活中；或在经世致用上承认、构想并力求通过各种途径和策略解决民族、国家所面对的种种难题，试图稳定并重建儒家的道统、政统与学统”。这一理论概括，抓住了清代实学的哲学品格与人文内

涵的精髓，即以“气”为本体的哲学经验论与经世致用、内圣外王、成人成己的治人、治世说之两者的统一。

治美学首先从哲学入手，乃治学之正途。传友研究清代美学，首从实学的哲学角度看问题，这值得肯定。而清代实学作为一种“学”，究竟指一种重要而巨大的人文思潮、精神、倾向还是学派，书中也有诸多周到的阐述，亦能给人以启迪。

其次，清代实学何以与美学联姻，更是全书论说的重点。书中专门讨论了“从实学到美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又将清代实学美学思想确当地归纳为三大问题：“一、元气实体论对宇宙本体的追索，导致宋明理学至善至美的‘理’为以实有为特征的太虚之‘气’所代替；二、以精气为核心的生命美学的建构；三、气本体论在美学领域的深化，这以叶燮‘气贯理、事、情’的提出为标志，集中地以‘气’论代表了审美气化论的完成。”这一概括及阐说，以及在艺术审美中的贯彻与表现的论证，使得该书的学术内容显得相当厚重。

本书的学术结论之一是，清代实学作为一种“祛虚尚实”的美学，具有一定“实学精神”的美学思想与思维，已经从宋明理学美学的“深度退出”，可谓一针见血，令人深思。

传友当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攻博期间，生活简朴而读书勤勉，其学风、文风正如其为人，严谨而笃实。传友做的是一种老老实实、脚踏实地的学问。不慕虚荣而一心向学，博学之明辨之，不愁没有好的作品问世。

本书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值得一读，亦期望传友有更精彩的学术著论付梓。

王振复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2年5月10日于浦东

序 二

张传友博士撰写的《清代实学美学研究》马上就要付梓出版，嘱我为之作序。我真的有些犯难，因为传友是复旦大学的博士，而且所作清代实学美学亦非我之专长。但传友的硕士学位是师从我们山大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的凌晨光教授攻读的，看到我们的弟子能够学有所成，心下甚慰；而且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我是当年的评阅人之一。有鉴于此，我非常乐意将当时的评阅意见附上，然后谈点感想。当时的评阅意见是：

“从实学的独特视角探索清代美学的发展特征及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立论新颖，有创意。论文所用材料翔实可靠，论述条理周密，文字流畅，学风扎实严谨，表现出较强的科研能力与较高的写作水平。本论文是一篇较为优秀的博士论文。但实学既为一种较为松散的倾向，将整个清代美学都称为‘实学美学’是否妥当，尚需推敲，而在中西古今的比较方面也应加强。”

这一评语说明张传友博士的论文在当时审阅中认为还是比较优秀的论文，这除了他的导师王振复先生的辛勤指导，再就是传友自己的刻苦努力。

清代实学实际上就是清代的儒学，因不满既往将儒学引向虚玄而强调经世致用而已。清代的实学美学也就是清代儒学美学研究。我们先将清代实学的存在与否及其内涵这样的问题放在一边，首先要看的是研究清代儒学美学的重要性以及本论文的贡献。我想在当下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更有其价值。如果说上古是中华文化的源头，那么清代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定程度的终结。我说一定程度是指狭义的以文字为代表的文化，而不是指广义的深入到人民生活的文化，后者是不会终结的。因为清代之后，特别是20世纪以降，以白话文为标志，以“西学东渐”为潮流，我国文化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因此，清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其实也是

总结。有人将王国维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这可能是难以成立的,本书的作者传友可能也不会同意。但我们将清代的王夫之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总结,特别是美学的总结,大约是没有问题的。从这个角度说清代文化,或者说清代的儒学就有其特殊的价值意义。因为总结就有集大成之意。所以研究清代儒学美学就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世纪以来,新文化的繁荣发展这是没有疑问的事实。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式微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请看,我们各类人文学科书籍哪有不是以西学范畴为主体的。这就使我们在国际学术领域缺少了话语权,被称为“失语”。但中华民族绵延5000多年,在自己的文化空间曾经诗意地栖居,正是其广博的文化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民。钱穆力批线性发展说,力主相对独立发展说,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价值。我想特别在当前后现代语境下更会彰显其特殊的价值,因为现代的理性主义曾经与中国古代的混沌思维不相兼容,将我们的文化说成是“非逻辑的”,但这种非逻辑在后现代,在以“共生”与“对话”为主旨的今天却有其特有意义。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或者说发现,就是我们今天文化建设的任务之一。

传友论文中所着力论证的中国古代美学的“道本论”、“气本论”与“生命论”等,恰恰是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的特点所在,是清代实学美学的重要内涵。这样的发掘与阐述,其价值不容忽视。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最后,希望传友在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学上坐得住冷板凳,写出更好的论文,做出更大的贡献。

谨以此作为与张传友博士的共勉,也勉强作为本书的序言。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博导、曾任山东大学校长,
现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

2012年5月22日

目 录

引论 清代实学思潮概述	1
第一章 清代实学的历史渊源与美学品格	23
第一节 清代实学的现实土壤及其历史渊源	23
一、清代实学的现实土壤	23
二、清代实学与宋明理学的渊源	27
第二节 清代实学的美学品格	34
一、祛虚尚实的清代文学艺术	34
二、从实学到美学	36
三、清代实学美学的范围	42
四、清代实学美学的历史定位	43
第二章 气本体论的美学建构	46
第一节 从理本体到气本体的跨越	46
一、气本体论的历史溯源	46
二、太虚一实	49
三、气在理先	50
四、太虚本动	53
第二节 从实体之美到生命之美	55
一、人乃两间之精气	55
二、情附气	58
三、善养其气	60

第三节 气本体论在美学领域的深化	67
一、气用于一事则一事立极	67
二、气贯理、事、情	70
三、气乃才之发越	72
四、从气上说格调	75
五、肌理之“实”气	80
六、气与气势	84
第四节 审美气化论的完成	90
一、文者气之用	90
二、意在气先	94
三、气垒愤激诤而后至文生	96
四、阴阳不可偏废乃为至文	98
五、中和	102
第三章 道本体论的美学建构	104
第一节 道本体论重心的转移	105
一、盈两间皆道	105
二、天下无象外之道	108
三、知人道即知天	110
四、人乃天地之心	113
第二节 从道体之美到生活之美	118
一、道达情遂欲	119
二、盈天地间皆惻隐之流动	121
三、情之万变无非实	126
四、耳目启，性情贞	128
五、情乃性之端	133
六、无理有情	142
第三节 道本体论在美学领域的泛滥	146
一、道乃文之根本	146
二、文须有益天下	157
三、文质人情	160
四、人品诗心一揆	171

第四节 文以载道论的蜕变	175
一、诗以道性情	175
二、诗有性情而后真	182
三、作诗不可无我	185
四、诗人之眼与政治家之眼	190
第四章 实学美学的“深度”退出	193
第一节 “实”象与“虚”象	194
一、盈天下而皆象	194
二、象乃摹色以称音	198
三、自然之象与人心营构之象	200
四、意立而象与音随之	202
第二节 兴象	205
一、现量	205
二、兴象与意象	207
第三节 神韵上见意境	209
第四节 从意境到境界	215
一、意境	215
二、情景双绘	215
三、实境与造境	219
四、情境与境界	222
结语	226
主要参考文献	228
后记	231

引论 清代实学思潮概述

清代美学，一言以蔽之，实学的美学，带有实学精神的美学。

然而学界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清代美学多顾左右而言他，或者一笔带过。如李泽厚、刘纲纪编著的《中国美学史》，至魏晋南北朝戛然而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二人认为宋明以后的美学，当然也包括清代美学，并未超出四大美学思潮，即儒家美学、道家美学、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美学和禅宗美学，而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除了反映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进步思潮之外，基本上未超出前代美学的范围，只不过在某些方面把传统美学已经提出的观点发挥的更为细致深入罢了”。即使有人谈及清代美学，亦只是把它作为明代美学的自然延续部分，如周来祥等编著的《中国美学主潮》。当然也有把清代美学列为专编加以论述的，如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但主要是从各艺术门类以及几个主要人物入手；张法的《中国美学史》虽然作了进一步的区分，但并未超出叶朗、周来祥等人的思路。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实学研究的兴起，以及世人对清代社会与学术的重新解读，这种状况逐渐得到改善，甚至出现了实学热、清学热。诸家研究中，比较突出的是把清代视为明代乃至宋代一以贯之的“实学”思潮的一部分，这方面的成果又以葛荣晋、陈鼓应等人的《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国实学简史》最为突出，特别是葛荣晋的《中国实学文化导论》一书，对实学的内涵、实学与理学的关系、实学的分期以及各个时期实学的具体表现，都有比较精到的分疏。值得肯定的是，以“实学”标举民国之前具有近千年历史跨

度的儒家内部的思想主潮，葛荣晋等人还是比较准确地捕捉到了古代社会向近现代转变之际的哲学思潮和人文主脉，显示出今人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哲学以及清人的本来世界方面研究的理论深度与思维高度。

要而言之，“实学”之说肇始于宋人。正如葛荣晋先生所言，主张“实修”、“实功”、“实践”的一系儒者，多以“实学”相期许，而视不同主张者为“虚学”。今人言“实学”则发端于60年代韩、日、港等地，80年代以来国内亦有声气相应，有学者甚至以大陆本为实学的发源地而不能首倡并领导此一研究为憾。其实，当下的我们又何尝不是日日浸润于与传统文化同源且饱经儒、法为主的思想熏染而并生的“实学精神”之中呢？这种不能领思想与潮流之先的遗憾又何尝不是传统实学精神留给我们“日用而不觉”之活的遗产？问题在于，我们提出清代实学这一命题，清人之“实”是否具有区别于宋、明实学的具体内涵，清儒是否提出与以往“内圣外王”的孔孟、程朱、陆王诸儒相较具有自己特色的主张。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清人之“实”就只能是宋明之“实”发展的自然延续性环节。反之，如果我们发现了清人之“实”确有不同于宋、明处，那么就可以断定，清代的哲学、美学、人文思潮应当有其值得肯定独立的成就与价值。由此，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否称这一时代的思潮为“清代实学”，称这一时代的美学为“清代实学美学”？甚而，即使清人虽有独特的成就，但在哲学、美学等思想方面并未达到与先秦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道学（理学）并峙的高度，我们又当如何去界定它？

要对以上问题有一个比较明晰的答案，并逐步接近清代美学的真实状况，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实学”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换句话说，“实学”之“实”究竟何所指，“实学”是“实”学，还是实“学”，即实之学还是学之实。在此有必要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并做出我们自己的分疏。不过，我们也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实学不仅仅限于清代，清代亦不仅仅是实学，实学也不仅仅是经世之学。

有人言清代之“实”而不提“学”，其“实”有实证、实在、实践意。比如张岱年在为《清代哲学》作序时指出，“实”有“训诂考据之实，有修养履践之实，

有国计民生之实”，^①其指涉的三面之“实”，乃是指研究者经一番努力，能够把效果和作用落到实处。就哲学而言，他实忽略了经验之超越的一面，即忽略了清初达用之外的“实体”之“气”。另外，张先生注目于“排除宋明理学所受道家 and 佛学的影响而复归于孔孟”的儒家复古倾向，而对清代实学中受西学影响而具有从儒学中独立出来倾向的质测之学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也有人反对中国的“实学”的提法，认为中国实学不“实”。在陈义海看来，“中国自古就没有真正的‘实学’，至少说，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实学’。”^②显然，他是立足于西方“实学”中心论，即以西方“实学”之履套中国所谓“实学”。从西方的观念看，“实学”之“学”所落之“实”，要么归于物质之实，要么是精神之实。以此来反观重义轻利的中国实学，从物之一面言，无论理学还是心学，虽也讲格物致知，常常讲到“物”的头上，突然力道一偏，避“实”就“虚”，“格”物之后不见“物”，不能落到实处。程朱一派所格虽为“实”物，但“格”的目的不是认识事物内在的机理结构，而是要从中获得某种超越本然的“理”，为修身、明道服务；陆王一派所格之物本非自然之“实”物，而是虚化、心灵化之后的“物”，格物实是格心。从精神的一面言，本中国“实学”之长，他以为，“中国的传统学术史，几乎可以说是伦理学的历史，研究修身养性之道的历史，追求人格完善的历史”，谈经世致用也是从“国家政治学的层面”着眼。这些对于敦风化俗、国家安定以及文化传统的延续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确有其“实”的一面，但这种精神层面的“实”根本无从推动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以“德”润身，“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本源属“虚”，而西方文化传统一开始就“虚”、“实”相生，既讲以“德润身”，亦重“富润屋”，由此带来的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切切实实可以推动社会物质文明的进程。中国传统文化虽有讲究实用的“科技”，但从“科技”到“科学”尚有一定的落差，就像余英时所指出的，“科技讲究的是实用，而科学未必讲究实用，它常常有

① 王茂、蒋国保等. 清代哲学[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序言。

② 陈义海. 中西“实学”之辨——明清间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影响[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2（1）：79-87 页。

‘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品质”，实用是“次一等级的”的。古代中国的科技，由于过于重实用，往往只能在历史的局部上繁荣，而缺乏整体上的传承；加之不被主流文化重视，它对传统的“实学”难以产生影响。刘小枫似对此也有同感，他视“缺乏科学的形态”为中国文化自身的缺点之一，这不仅是说中国文化缺乏完整形态的“自然科学”，而且“自足形态”的人文科学亦不完备。

不过更多的学者以儒家的“内圣”与“外王”为“实学”的两个主要方面。新儒学巨擘熊十力概括“实学”内涵之两义，一为“心性之学”，一为“经世有用之学”。两者相较，后者“尤为实学之大者”^①，显然，熊先生所言“实学”更倾向于“内圣”的一面，因为经世之学是心性之学的“内在含蕴、内在要求和自然拓展、自然开出”，无心性之学，则经世之学无从谈，心性之学为“人极之所由立”。熊先生所指涉的“实学”（仍局限于儒家内部），并未在西学的冲击以及列强坚船利炮的轰鸣下有质的调整，主要仍偏于“内圣”的一面，这也就是余英时的《中国文化的特质》一文所总结的中国哲学的四特征——内在的人文主义、具体的理性主义、生机性的自然主义以及自我修养的实效主义。^②

费正清等人所编著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则把实学视为儒学内部的一个路向。他们认为，“实学在儒家的思想文化中曾经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它指的是对儒家主要的道德和社会关注有实用意义的学问”，并以此作为划分儒与非儒界线的“支配性”概念范畴，凡是不注重这种“实用意义”的学问，则被斥为无价值的“不实之学”而受到贬斥。不过，这种“实学”内在的“修养履践”与外在的“经世致用”，在面对 19 世纪末内外交困的时代困局时已“不敷其用”。当儒家实学不能有效应对现实问题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冲破了儒学樊篱。中兴名臣曾国藩虽然坚执清朝的制度“在道德和礼仪这两方面没有

① 熊十力。读经示要[M]。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849页。

② 余英时转引自中国文化的特质[G]。刘小枫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32页。

缺点”，强调只有具有正统学识根底和有修养的人才能改造官僚界内部的习俗，但现实是，他所能任用的不是“君子”、“正人”，而是无德之人，传统意义上的“君子”被目为空疏无用的书呆子。他心目中的“笃实践履之士”不仅仅是有德行，更要能“综核名实”，能够“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① 他的门生李鸿章显然并非淳儒，后者提出应把传统儒家所不屑的奇技淫巧之士提到与儒者并重的地位。他说：“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② 当世之弊就在于学识与技巧之间，体与用缺乏配合和协调。

较之其他学者，葛荣晋的实学理论更为严谨和系统。他认为“实学”是一种“由虚返实”的社会思潮，“崇实黜虚”是其最本质的特征。实学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取向”，更是一种“独立的哲学流派和思潮”，有“自己固有的理论思想体系和逻辑范畴结构”^③，“实学”概念本身来自中国传统思想内部，它“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④ 实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实学是指自先秦以来注重现实、经世致用的学问，葛先生又称之为“实心实学”，本质上“实心实学”是一种“崇尚道德理性、注意道德休养、关注社会群生的人文精神”。它在人的“经世宰物”（或“开物成务”）中，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特别重视心性道德的展现和道德自觉的价值，并把它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和人生的价值目标；狭义的实学是指发端于北宋中叶、昌盛于明末清初并延续至晚清洋务运动的绵延达数百年之久的实体达用之学，是针对明末理学及王学末流所造成的种种积弊进行理性反思和深层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股社会变革思潮和思想解放运动。^⑤ 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及近代新学一样，实学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

① 曾国藩在 1851 年 8 月的一篇日记，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70 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9，第 34 页。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321 页。

③ 葛荣晋，把实学研究提高一步[J]，中华文化论坛，1998（2）：9 页。

④ 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17 页。

⑤ 王杰，中国实学思想的特征[J]，理论前沿，2000（17）：39 页。

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不同表现形态,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就其理论形态而言,实学是明清时期思想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遵循的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法。严格地说,中国实学即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实体达用之学”既是“实学的基本内涵,又是实学的研究对象”,这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具有多层涵义的概念,其中经世实学是中国实学的主流和核心,其他层次的意义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都是从不同的层面来说明经世实学的。^①“实体达用”之内涵,可从两面分疏,一是由“宇宙实体”与“心性实体”构成的“实体”之学。所谓“宇宙实体”即元气实体哲学,“心性实体”即道德实践哲学;二是用于经国济民的“经世之学”和用于探索自然奥秘的“质测之学”(又称“天地动植之学”、“格物游艺之学”或“格致之学”,当然包括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等构成的“达用”之学。另外,“达用”的还包括“明经致用”论、“史学经世”论和实事求是的“考据实学”、启蒙实学等内容。“实体”中的“心性实体”,葛氏又称之为“实践道德之学”,它包括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实性论(实心论)、实功论、实践论,可等同为儒家“内圣”实体的一面;“达用”即“外王”实用的一面。明清之际儒家所攻击的陆、王心学以及“半日坐禅,半日读书”的程朱理学,只具有“内圣”的一面,要想成为真正的圣人,必须由“实体”转向“达用”,由“内圣”之实体转化为“外王”之实用。自北宋开始,在儒家各学派的相互辨难中,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学说和思想标榜为“实学”,或者彼此内部以“实学相期许”,而攻击对方为“虚学”。葛氏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派及不同的学者那里,其思想“或偏重于‘实体’,或偏重于‘达用’,或二者兼而有之,或偏重于二者之中的某些内容”。^②

葛先生认为,凡属实学皆主经世之学,经世实学的基本精神就是主张“经世致用”。经世实学表现为揭露和批判在田制、水利、漕运、赋税、荒政、兵制、边防、吏治、科举等方面的社会弊症,还表现为设想、提出与实施各种

① 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9-10页。

② 同上,9页。

旨在改革时弊的种种救世方案;在学术上还包括明经致用论和史学经世论,把由训诂以明经之义理和阐发历史的微言大义作为经世济民的重要途径。^①具体而言,元气实体哲学与道德实践哲学,构成了中国经世实学的“哲学思想基础”,它包括以“气”为实有的本体论、以“践履”为基础的认识论、以“实性”为基本内容的人性论、以“实功”为主要修养方法的道德论和以利欲为基础的利欲(或义利)统一说等内容。所谓“实测实学”,是就中国经世实学的科学内容和基础而言。它“既包括中国传统的古典科技,也包括从欧洲输入的西方近代科学;既包括天文、历法、数学、音律,又包括地理、农业、水利、生物及各种技艺等多种学科”;考据实学,是就中国实学的经学内容和依据而言。从明中叶开始,特别是清代乾嘉时期,随着实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在经学领域出现了与“宋学”相对立的“考据学”的复兴。他们主张以专事训诂名物,重视实证的汉学代替以己意解经、空无依傍的宋学。考据实学虽属经学的不同派别,但它具有鲜明的求实精神,并在治经考史的形式下以考据为手段来阐述他们的经世思想,往往流露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启蒙实学,是指从明中叶开始至晚清时期,随着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西学的大量输入出现的一股与地主阶级改革派不同的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意识思潮,它既表现为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另一种性质的经世之学,又表现为在哲学与文艺领域的某些启蒙思想的因素。从中国实学发展的纵向看,启蒙实学并非贯彻始终,它只是中国实学发展到后期出现的一种新的观念;即使在明清时期具有启蒙意识的某些思想家,虽然有某些近代气息,但它仍不占主要地位,传统的中国经世实学思想仍然支配着他们的深层思维结构。

实学除了在历史时期上有不同的偏重和特点之外,葛氏认为,还可以根据经世实学取向的不同分为“内圣型”经世实学与“外王型”经世实学两类。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虽着重于发挥孟子修身治人的思想传统,却不同于理学末流,他们始终以经国济民为己任,从不“耻言政事书判”,极力反对佛道“出世出家之说”,坚持由实体而达用,属于由内圣而外王的内圣型的经世之

^① 《中国实学文化导论》,10页。